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五

唐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

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鳥獸氄毛

虞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商成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

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

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

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

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周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有司曰地之動為人主也羣臣皆恐請興事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罰我請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

以賞有功。無幾疾止

成王免喪。受羣臣之戒。乃述其言而作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王初即位。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居東二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

弗及知令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宣王時天大旱王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脩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羣神六月乃得雨

列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

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是夕熒惑徙舍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帝謂羣臣曰。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

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詔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地震山崩北海瑯琊二郡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匡朕之不逮者毋有所諱帝素服避正殿五日

元帝初元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懬未得其人元元失

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
廼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夭不終命其
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
正事而已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
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譴
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令方念愆庶消
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玆元
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

言聖

明帝永平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

和帝永元八年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憂釁昔楚嚴無災

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何以宜朕不逮以塞灾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獨思惟致灾興蝗之咎○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

心。庶或有瘳

安帝元初二年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今羣飛蔽天。爲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耶。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辠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救災眚。安輯黎元

唐太宗貞觀八年。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帝訪

羣臣。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

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刑

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景公懼而修德

嶺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

驕。彗雖見未足憂。帝曰然。吾年十八舉義兵

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敵負而矜之

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吾何得不戒

邪

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丙辰。彗星見於五車。帝

避正殿。令中御減膳奉常停樂。仍令內外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令有隱。太子少師許敬宗等奏。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帝曰。朕獲奉宗廟。臨御億兆。譴見於天。誠朕之不德也。不從。戊辰彗星滅

玄宗開元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帝素服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飢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

然臣聞日食脩德宜親君子遠小人絶女謁除讒慝所謂脩徳也帝深然之

宋太宗端拱二年彗出東井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不見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荅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思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甲申彗出營室北吕端等言彗出之應當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

為憂豈直一方耶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乙未慮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贖杖以下釋之丁酉彗滅

仁宗時講臣嘗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五事得則有休證五事失則有咎證是以聖人克謹天戒以修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夜兢兢戒慎于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修德此豈畏天之道哉○慶曆二年

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
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
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
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
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
下詔罪己避寢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
若夙夜精心密禱。為善爾。○六年三月朔日
食。帝謂宰相曰。謫見于天。顧歸罪朕躬。卿宜
救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賈昌朝對曰。陛下

此言是以弭天變臣敢不孜孜以奉陛下帝
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
○皇祐四年冬無雪帝責躬減膳每見輔臣
憂形于色龐籍等言臣等不能燮理上煩聖
心願守散秩以避賢路帝曰是朕誠不能感
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過也是夕大雪
神宗熙寧六年三月丙辰以四月朔日當食
自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
釋之其日日食不見乙亥帝乃御殿復膳

哲宗元祐二年旱帝曰朕涉道日淺昧于政治萬事失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旱暘為虐生民嗷嗷無所告勞永惟災變之來蓋不徒發非克己思過洗心修德其何以答塞天變協致太和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久雨恒陰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復詔

郎官以上言闕政○紹興十五年四月戊寅

彗星出東方。癸未避殿減膳命監司郡守條

上便民事宜提刑巡行決獄丁亥大赦癸巳

彗沒

孝宗躬勤庶政。每遇災異。樂聞闕失。集。尚書

所言敬天之事列為兩圖。以備觀省謂之敬

天圖

理宗淳熙五年十二月壬午。太史奏來歲正

旦日當食。詔以是月二十一日避正殿減膳

命百司講行闕政。凡可以消弭災變者。直言無隱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世祖憂之。夜召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之為地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

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賢詔、世祖怵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欵陳。夜至四鼓。世祖善之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朔日食。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食、皆臣下失職所致。

帝自責曰。是朕之過也。因勅羣臣亦當修飭
以謹天戒
國朝丙午八月壬子。
太祖皇帝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
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因語之曰。天道
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
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
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
時。灾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

為君人者之儆戒令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
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
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吳元年六月久旱
太祖皇帝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大雨羣
臣請復膳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
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得
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
修己誠以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詔免民今

年田租○洪武元年八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叅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

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
盡心力以匡不逮。○三年夏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爲農憂。禱
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
爲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令皇太子
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槀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之 ○ 四年十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七年五月。
太祖以天久不雨。躬祀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
瀆鍾山之神。及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
神。文曰。朕受命上帝。即位七載。民遭兵亂。未
獲蘇息。加以轉輸戍守之供。其苦爲甚。方今
仲夏。當農民渴雨之期。予心惶惶。莫知所措。
故祈諸神。特降雨澤。神不我棄。爲達上帝。苟
有罪責。宜降朕躬。毋爲民災。神其聽之。既而
大雨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皇帝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變陰陽消弭灾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之○十九年四月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勅文武羣臣曰比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省愆。遑遑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以相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法祖

商盤庚遷都于殷。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
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

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攸寧。殺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周武王克商。大告武成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

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康王為太子。成王將崩。懼其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相而立之。成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康王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遂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不用

漢明帝自臨萬幾。約身率禮。遵奉建武制度。無

達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稀少有治平之風

唐憲宗嘗稱太宗玄宗之盛謂左右臣曰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翰林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

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

宋真宗嘗謂儒臣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曰難哉

哲宗嗣位年益壯日以進學為益呂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

二十年中外無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臣請舉其略因踈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
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曰此皆祖宗
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
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高宗建炎三年夏四月乙卯。大赦舉行仁宗
法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
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
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

意高宗謂宰執曰朕熟覽之甚憂國愛君之心誠可嘉又曰戒言朕有仁宗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右朝夕以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不及也趙鼎對曰陛下以仁宗為法此乃中興之基至於太祖創業艱難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行之事自然若合符節矣

元世祖在潛邸。因問張德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施設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武宗諭詹事曲出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

仁宗御嘉禧殿。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守。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又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

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元勲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

國朝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太宗皇帝諭羣臣曰我

皇考肇造鴻業垂法萬年爲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信任奸回悉皆更改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茲予繼承天位恪遵成憲凡

皇考法制為所更改者悉復其舊○七月視朔
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羣
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
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
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
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
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
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

佞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變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位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不救可為鑒戒朕十有餘歲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
是時秦晋周世子皆在。
太祖間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
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
道。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導守。豈有不福祿
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
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聖孝

虞舜微時母死父瞽叟惑於後妻而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避逃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篤謹匪懈其後舜踐帝位載天子旌旗朝瞽叟夔夔齊栗克盡子道

周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内豎以告文王

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事文王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漢高祖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後帝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帝大驚下扶太

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帝下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朕親被堅執鋭帥士卒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也諸王通侯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文帝高祖之子初封代王居代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

非口所嘗弗進仁孝聞于天下

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忻對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上陵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晉武帝居文帝喪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初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服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

唐高祖性至孝初葬元貞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毁頓之極哀感行路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有時得珍味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後方食

太宗謂侍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顔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貞觀十

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西向再拜慟哭俯伏殆不能興禮畢改服入寢宮執饌以獻閱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

高宗為皇太子時太宗嘗命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為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朝太子常侍觀決庶政嘗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

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不過文王汝今數日不食晝夜不離吾側口嘗湯藥盛年髮則變白汝之孝敬過文王矣吾雖殞歿亦無所恨及太宗崩靈駕將引帝號叫自投于地扳轀車咽慟摧裂大軍悲淚不能自勝

玄宗開元十七年謁橋陵至壖垣西闕下馬望陵涕泗行及神午門號慟再拜且以三府兵馬供衛遂謁定陵獻陵昭陵乾陵乃還

肅宗至德二載奉迎玄宗自蜀還御望賢宮

南樓。帝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蹈舞稱賀。玄宗下樓。帝俯匐捧玄宗足。涕泗嗚咽。不能自勝。扶玄宗升殿尚食。每進一味。帝皆嘗膳然後進。飛龍御馬。帝親選試。然後進御

宋孝宗受高宗禪。高宗即移御德壽宮。孝宗攀戀乘泣。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扶駕。至宮門弗肯止。高宗麾謝再三。命左右扶掖以還。○隆興十五年。高宗祔廟。詔曰。朕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雖嘗詔俟過祔廟。勉從所

請。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大臣乃不敢復言。時羣臣皆欲以日易月。而上之終喪三年。斷自
聖心。不爲浮議所奪也

元英宗爲皇太子時。仁宗不豫。憂形于色。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爲民主。仁宗崩。帝哀毁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及即位。詔太常曰。朕將以四時躬

祀太室。宜集議其禮。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恙遵典禮行之

國朝。吳元年四月。

仁祖忌日。

太祖皇帝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仰視○命

懿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永樂二年五月。

太宗皇帝將詣
孝陵有司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
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
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太宗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側。論及
太祖時事。戚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
奉佛。可以福利先親。嘿然不荅。既而諭之曰。

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貽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暴寡。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十一年。

仁宗皇帝爲太子監國南京。七月千秋節。禮部請行慶賀禮。諭之曰。車駕在北京。予不得
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羣臣禮耶。其止之。自是
千秋節遇車駕巡狩並免禮

五倫書卷之五

五倫書卷之六

虞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夏禹在帝舜時。帝欲遜以位。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漢文帝為代王時。大臣既誅諸呂。欲立之。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即天子位。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羣臣皆伏固請。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十四年冬。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

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光武即位祝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秀猶固辭至再至三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大赦天下

○中元元年六月辛卯京師醴泉湧出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宣帝每有嘉瑞輙以改

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乃降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来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輙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寶鼎出帝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

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肖示不爲諂子蚩也

唐太宗時秘書監虞世南上聖德論帝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覩其始未知其終朕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玄宗御製戒言六篇以示諸王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忠王璵等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僚許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

臣等伏以聖謨垂訓輝映千古須示朝廷未及天下兼望宣布中外帝手詔謂曰周公聖人攝行王政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慙豈忘戒子所示庭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後唐明宗登極之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宋英宗居父濮安懿王喪時仁宗以儲位未建

起復知宗正寺。固辭不拜。既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詔下復稱疾固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遂受命。將入官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

相賀。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獻為。而天下陰知其聖德。及仁宗崩。遺詔令嗣位。驚曰。曙不敢為。因反走。輕琦等共抱留之。乃即位

元。仁宗當成宗晏駕時。自懷州入燕。誅安西王之黨。諸王闊闊出牙忽都等勸王正大位。帝曰。王何為出此言。彼惡人潛結宮壼。構亂我家。故誅之。豈欲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大位當歸之◯帝初即位。平章政事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

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賛襄使兆民乂
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
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减之理朕託卿
甚重茲言非所賴也益愧謝

國朝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
府并澤州各獻瑞麥群臣皆賀
太祖皇帝曰朕為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
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
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

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産
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
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内空虛
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
露之後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
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五
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蔕而生
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陛下臨御同蔕之瓜産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實為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
慶。故雙瓜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太祖皇帝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
兩岐之麥同蔕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
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
示以一物之祥。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
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致於禍殃。且草木之
祥生於其土。亦維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

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十八年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皇帝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永樂元年十二月。

太宗皇帝宴間。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之時。曰。太平豈易言。朕惟導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二年九月。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

太宗皇帝既罷朝謂侍臣曰適聞群臣言不覺
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慾豈得謂仁一念
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便謂騶
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
聖志如此所以上格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
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
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慎○十三年
十一月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

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太宗皇帝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
理大全書成。欲上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
齊治平之道。具於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
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謹戒
虞舜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商成湯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有曰。茲朕
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懼。其相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君其修德。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枯死。

武丁祭湯之明日。有雉雊于鼎耳。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乃訓于王曰。唯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穆王嗣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列國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我耄老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抑戒。使日誦是詩於其側以自警。故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漢明帝永平八年。因日食詔群司極言無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

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唐太宗貞觀五年。詔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致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於朕身。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

宋太宗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也

高宗嘗言朕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便無事。貴為天子。誰能制之。若不知足。更為侈靡。未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

孝宗嘗詔講官蕭燧等曰。每見陸贄論事。未嘗不寒心。恐朕亦有德宗之失。卿等可條具之

國朝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

智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患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太祖嘗大宴羣臣宴罷因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

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

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憂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憂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憂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儆戒哉

戒欲

夏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絕旨酒

商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列國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利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邪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本流其華葉若此者有患勿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

楚莊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

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當是時後宮賤璿瑁而踈珠璣卻翡翠之

飾。除雕琢之巧。惡靡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音。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光武時宋弘為大司空。嘗燕見御座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帝即命撤去。笑謂弘曰。聞義則服。

對曰。陛下進德。不勝其喜

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相繼。時臨武長唐羌孫上

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宗廟。苟有傷害。豈愛人之本。其勅令大官後勿復受獻

順帝時桂陽太守文礱獻大珠。詔却之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脩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封以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

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當諫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且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帝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利故也。夫美麗珎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

體朕此意

玄宗詔焚錦繡珠玉于前殿。禁采珠玉及為刻鏤器玩珠繩帖縚服者。復廢織錦坊

五代周太祖時。內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及金銀結鏤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於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帝笑而賜之。仍戒左右令後凡有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

宋太祖時。三司奏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

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太祖曰。為人臣者。以此濟上之欲。然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自今勿復施行

太宗時。登州海岸林中。嘗有鶻自高麗一夕飛至。絶俊。號曰海東青。夏帥趙保中以獻。帝曰。朕久罷游畋。盡放鷹犬。無所事此。遂却之。

仁宗一日晨興。語曰。昨夕因不寐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恐自此遂夜宰殺。以

倘非時供應，則歳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餧，而啓無窮之殺耶

元仁宗為皇太子時，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賈人有售美珠者，近侍以為言。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

英宗初即位，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

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薦賢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國朝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皇帝覩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

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洪武元年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皇帝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五倫書卷之六